



天涯何处 无芳草

TIANYAHECHU
WUFANGCAO



天涯何处 无芳草

TIANYAHECHU
WUFANGCAO

组织编写：
曹致佐 贾梦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检测灵魂的征兵演习；与西德某公司转败为胜的贸易谈判；碎布头在艺术殿堂和创汇中所起的奇妙作用；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向党请求的不是票子、房子和位子……本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从中可以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人生价值的再现，思想境界的升华，聪明才智的闪烁，给人一种蓬勃奋发的鼓舞力量。

天涯何处无芳草

Tianya Hechu Wu Fangcao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60,000 开本850×1163毫米 $\frac{1}{32}$ 印张7 $\frac{1}{4}$ 插页2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170

ISBN 7-02-000694-9/I·695 定价 3.15 元

目 次

从北京四合院走出来	曹玉模 (1)
高速时代的沉思	<u>罗灏白</u> 王长胜 (16)
“我请求”	张振国 (34)
路在不断延伸	强裕平 (46)
天涯何处无芳草	王正纲 (57)
推动火车前进的人	王长胜 (72)
他知道对手在哪里	曹致佐 (92)
前方, 有人正在等待	张建中 (107)
走出沼泽地	王德麟 (121)
未完成的交响曲	魏 民 (145)
热血	贾小维 欧 震 (165)
两条相交的平行线	黄 河 (180)
化干戈为玉帛	李 夏 (194)
未入“苑”的花	吕 岩 (203)

从北京四合院走出来

——记马鞍山钢铁公司经理傅锡寿

曹玉模

竹，从破土冒笋、抽条发枝、到亭亭翠绿，要分出好多“节”，然后才能成为有用之材，因此有高风亮节美称；对于人也有一种说法：“人要分好几节子过”环境变化、生活波折、时代影响，都会波及到人生道路。扩大到一个工程建成、一个企业兴起、一个崇高的理想实现，也有个“节”——阶段问题，往往需要几代人付出心血，聚集千万人的智慧才能完成。

我们驱车来到位居长江之滨的马鞍山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马钢”）发现该公司经理傅锡寿同志，他个人的生活道路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个拥有十万钢铁大军的钢铁企业，似乎也能从“节”——阶段上做点文章，傅锡寿同志是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毕业生，有着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特色，风风雨雨，跋山涉水，天南地北，勤勤恳恳，为中国钢铁事业竭尽全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对马钢建设概括为三个“台阶”，他是处于我国改革、开放重要历史时期，为马钢攀登第三台阶的建设者、指挥者，从他身上迸发着一个时代的折光。听到历史的回声。

我们决定走访他。

一 和傅锡寿爱人交谈

说真格的，他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写的，象他这样的钢铁设计工程师，在我国设计行当中，多的是，九牛一毛。何况搞钢铁设计靠一个人不行，必须汇集集体智慧、众人才智。所以说我家老傅，他个人并没有什么突出地方。

不错，他是1953年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的是“给排水专业”。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专业。做一项钢铁工程，那怕是一座小高炉，设计图纸能有几百张，甚至几千张。他画的图纸，只是涉及到水系统，水从哪里来？用到什么部位？然后又流到什么地方……当然，给排水系统对于钢铁企业也是重要的。你看，马钢地址为什么选在长江岸边，那就是因为钢铁工业离不开水。老傅这个人，也正象一个庞大工程中的一条水道系统，仅仅起到局部作用。他的几十年生活道路也正象一条小河，平平静静地流淌着，从没发生过什么惊涛骇浪，用你们作家的行话：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曲折故事，写出来也打动不了人。

这不是因为我是傅锡寿的妻子，而故作谦虚。他的的确确是个普普通通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是个知识分子，在清华读书时，也算得上高材生。出生在北京一座古老四合院里，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四合院和小胡同，都是狭窄窄的，空间都很狭窄。但他从小偏偏喜欢踢球，想当个运动员。由于环境狭窄，他常把球踢到别人院子里或屋顶上，常常受人责备。所以大学一毕业，20来岁的毛头小伙子，一心渴望天地广阔一点，打起背包就来到鞍钢。到了鞍钢，当然天地宽广多了，但却没有时间打球了。解放初期，鞍钢是我国钢铁之都，热火

朝天搞建设，没日没夜地干活，累得不行。即使休息，也没有精力去玩球了，倒想去听听京戏。老北京，都有这个爱听京戏的嗜好。可是，在鞍钢却很难看到京戏，这时他又觉得离开北京有点后悔……

说起来也真有趣，我那时只是16岁，因为生活在鞍钢，找工作较方便。初中毕业就到描图室做工。在那里，我认识了他。有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拦住了我：“喂！哪个剧院在演京戏？”

当时，我觉得很新奇。心想只有那些头发斑白的老工人，老干部才到剧院去，闭着眼睛边听京戏边睡觉，你年纪轻轻，又是大学生，怎么也想钻进那里去？于是，随便说了一家剧院，他果真去了，第二天他见到我竟很认真地斥责我，说我骗了他，害他白跑了一趟，那个剧院没在演京戏。天啦！那时我连什么剧种都分不清。

还真亏他有这个嗜好，空余时间都往剧场跑，不大和人交往，也很少过问政治，竟也躲过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虽被批过几次“脱离政治”“只专不红”，但没当过“运动员”。既没尝过被斗争、受惩戒的痛苦，也没尝过被平反昭雪的欣慰。但是，我们夫妇所遭受的另一种苦恼、困难，却又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曾体会过的，那就是我们结婚几十年，长期分离，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生活上不方便，感情受不了，经济困难……这都因为他是设计工程师，钢铁建设的先遣军！你们也知道，那些年月，天天准备打仗，号召人们保持警惕，搞工程有大三线，小三线，要去的地方都是没有人烟的荒凉山沟、丛山峻岭、道路不通、供应困难，老傅为了不再被人说成“脱离政治”，总是带头响应，打起背包就走。

我三次分娩，他就有两次不在我的身边。打电报催他回来，他却来信说：

“这里工程实在走不开，赶快请人陪你回北京老家做月子，那里有人服侍你！”

大女儿傅琦长到两岁，他才第一次看见。

一年有两个月我们能在一起生活，就是很大的幸福，更多的时间是天涯两地，担忧、记挂、思念……那时我们都是三十来岁，不仅享受不到夫妻团聚的欢乐，还要整天为他的安全担忧。他去的地方是边陲西南，山高林密，雨水很多，上午出门走的路，下午回来说不定已被山洪冲没了，人也有随时被洪水冲走的可能；钢铁冶金工地，大部件设备又多，有时在工地上行走，不小心一个螺丝掉下来能把头砸破，脚下一根钉子也能戳伤脚，危险啦！有一年，他去昆明钢铁设计院帮助工作，跟随一部分领导同志去矿山考察，坐的是一辆面包车，行进途中，天空下着毛毛细雨，山区公路象浇了油，路又弯曲陡险，在爬坡时，汽车方向盘突然失灵，眼看汽车就要滑进峡谷深涧，车上的人有的当机立断跳下了汽车，有人伸手去拉老傅，可是他却伏在椅背上呼呼睡着了。他身体胖，人家拉不动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司机有经验，猛踩油门使汽车朝路坡一棵松树上撞去，车子被树干挡住了，没有翻下山谷，在猛烈的颠簸下，他才醒了，还乐呵呵地笑着说：

“我傅锡寿有‘寿’啊！不该死！”

这件事，回来他连牙风也没透，怕我不让他再出去，还是当时和他同车的一个副院长告诉我的。我吓得汗毛直竖，每次看他背着行装出门，心里就揣着一块石头。几十年，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当然，也有重逢相聚的欢乐。回到家，他总是乐呵呵地大谈他所看到的奇风异俗，风土人情，常为自己没有文学写作才能而

懊丧。否则他会写出很多漂亮的游记。说到写作，应该加几句，他爱听京戏，穷山沟里哪来京戏？只好看小说，枕头旁总少不掉《人民文学》。他的同事揶揄他：“你当年学理科真是误入歧途！”

回答这种揶揄的，往往是一阵朗朗大笑：“我不喝酒、不吸烟，再没有这点嗜好，这山沟沟里还不憋死人？！”

他是个非常乐观豁达的人，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一卷简易行囊、一只破板箱、一双沾满黄泥的长筒胶靴、一把计算尺、画图器，连同他的呵呵笑声，同时纳入他的人生内涵，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就这么，从中国大东北走到中国大西南，现在又来到中国东南部，跋山涉水、浪迹天涯。冶金设计界送他一个绰号：“傅哈哈”，就是因为他爱笑。用一句时髦术语“知名度”来说，这傅哈哈的知名度很不小。

他在四川攀枝花得过设计奖，知道傅锡寿的人并不多，提起傅哈哈，知道的人却不少。

老傅乐观、开朗，他就这性格。从他的性格是怎么也看不出生活穷困、经济拮据，为一家五口的生计操心的。

穷！大概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解放后，政治运动频繁，不少知识分子遭难。我家老傅虽然没有遭受这些灾难，但我们夫妇经济窘困、精神压抑，却未必能被人理解。他经常出差，四面八方去做工程，我们有限的收入就入不敷出。经常出差的人，总有这种体会。五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要省得多，一双旧鞋子如果不出差，在家里勉强趿拉着，凑乎着能对付，一旦出差就得添双新的，这一次出差添制双新鞋，下一次出差添件新衣服，再下一次添床新被条，钱就不够用了。他走了，到了新工地，一忙起来就顾不着家里事，可是作为家庭主妇、女人、妻子，就得精打细算，油、盐、柴、米、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有一样计算不

到、疏忽了，这个月就接不上下个月。就这样，每个月月底总得借债，尽管我们能算出图纸上的天文数字，但难于算准每个月家庭生活开支，常常出现赤字，失去平衡。

老傅双亲住在北京老宅，每月还得往北京寄钱赡养老人。我们的大女儿又放在北京上学，老傅说：我们宁愿克扣自己也不能克扣老人和孩子。

老傅母亲去世那年，花了一笔安葬费，经济更困难了，老傅不得不带着他的父亲到重庆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北京老家全部家当，只有两只木箱和几个包裹。失去母亲的哀伤，加上经济拮据，心事沉沉，在北京站托运行李时，又被小偷偷走了三个大包裹，真是雪上加霜，但是老傅并不以为然，开玩笑地说：

“也许小偷比我们更需要！哈哈哈！”

在他的笑声中，我的心却在颤抖，肌肉在痉挛，非得借债不可了，到总务科只借了一百块钱，我却用了十个月才还清这笔债。我罗哩罗苏说的大多是家庭琐事。不过，在工程设计上他是做出一点成绩的。大西南一些重大的冶金设计项目，他都参加了。攀枝花钢铁公司的总体设计师就是他。后来，老傅担任重钢设计院副院长，没干两年，“四人帮”垮台了。不久，他就调到马钢设计院。

二 一位设计师的谈话

研究人员探测知识疆域，需要有开拓进取的品格和事业心，随时准备以自己的勇气和才智迎战困难。

傅锡寿同志在我们冶金设计行当中是有才干的人。早在五十年代，那时我们这批大学生汇聚在鞍钢，在一个科室里工

作，和傅锡寿非常熟悉。他那时是个才貌出众的倜傥小青年，虎里虎气，整天乐呵呵的。他知识丰富，爱好也很广泛，坐在绘图架前，才思敏捷，公式和原理，不需要去翻阅资料，随手可以拈来。那时没有计算机，但他的心算特别好，而且在设计过程中总体观念强，别人没想到的问题，他想到了；有才华，但不外露，有见解，但不咄咄逼人。1958年大跃进，我就和他分手了，天南地北，彼此音信不通。1982年8月，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忽然听说傅哈哈要来我们院里当院长，老朋友分别多年重逢，心里当然高兴。但也暗暗为老朋友捏把汗。马鞍山设计院在全国几大设计院中排行偏后，有“小六子”之称。不仅规模小，技术队伍弱，更使人忧心的是，十年浩劫之后，人心涣散，精神不振。设计人员工资低，生活困难，住房拥挤。工程做得少，设计水平低，一千多号人拥挤在马鞍山一角，只能依靠上级拨款发工资，维持低水平生活。

这样一个半死不活的烂摊子，由他来收拾，前景实在令人悲观。

他来了。跟着长江上的轮船漂游而下。

作为老朋友，我到码头上接他，不由得想起刘禹锡的一首诗：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浩劫都有一段伤心的往事，固然“今逢四海为家日”，但是那困难的

“故垒”依然象那江边秋色一样凝重，局面很难打开啊！

他的老同事老朋友都用一种担忧的眼光看着他，这种眼光用我们设计人员的术语就叫做“等距离眼光”。具体地说，他们看待领导阶层，重要的不是看漂亮的宣言，而是看行动、专业知识，以及他的内在气质。

傅锡寿带着他的妻子王志英和三个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工作的子女，以及几件破行李，走进马鞍山设计院大门。老婆和孩子都脸呈菜色，他那副“风尘仆仆、天涯倦客”的神情，那象是攀枝花钢铁公司总设计师？倒更象是逃避战祸的难民。设计院为新来的党委书记兼院长准备了一套住处，但他却把行李搬进行政科的仓库里，一家五口挤住在两间狭窄的小屋里，烧饭做菜就放在走廊里，更多时候一家人拿着碗筷到大食堂里排队买饭。

仅凭这一点，等距离眼光缩短了。

我们发现他依旧是五十年代在鞍钢时的傅锡寿，并没运用他的官职去为自己谋一分私利。我记得他在鞍钢时，同一个食堂吃饭，玉米窝窝头一顿能吃好几个，白菜汤能喝几大碗，现在又在大食堂见到他，江南马鞍山，虽没有玉米窝窝头吃，而吃的是大米饭，但他常边吃边用手抹着胸口，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有了胃病。胃病，是我们搞冶金设计人员的职业病，新的工地，简易工棚，吃饭睡觉常常蹲在野外，风寒露湿，餐风饮雪，时间长了，没有不闹胃病的。

堆放在仓库里的行李，在大西南山区是带着潮湿的水气打捆起来的，来到这长江岸边又适逢秋雨绵绵季节，本应该打开行李晒晒霉气，安排安排家务，但是他却带着胃痛，外出奔波，忙着为设计院抢工程。

这时，听说冶金部引进了西德设备的高速线材，这是八十年

代国外最新的技术设备。负责这项工程设计任务的副部长正在物色技术设备力量较强的厂家。傅锡寿听到这种消息，心焦如焚。马钢设计院能否争取到这项工程设计任务，不仅会影响经济利益，还会影响到在全国钢铁设计界的地位。一天，他来到马鞍山附近的采石江边，登上采石矶，想到伟大诗人李白醉酒跳江捞月的传说，忽然灵机一动，应该学习李白精神，不顾性命跳江抱月，非把高速线材厂这块“月亮”抱住。当天晚上，他在设计院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坚决要把这项工程设计任务抢到手，“月亮”要抱住。

一千多号人，精神为此一振。

开完会，当天晚上他就赶到省城合肥，在合肥长江路上那座银灰色的代表权力象征的省委大楼里，他第一次来，不认识任何人，他拿出当年勇往向前的精神，横冲直闯，从这扇门走进那扇门。他以科学的数据，朗朗的笑声说服了省委分管这项工程的负责人。但是，这项标志着马钢登上第三“台阶”的高速线材厂，许多问题还牵涉到冶金部。于是，他又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第二天下午就出现在冶金部。他扑空了，负责这项工程的那位副部长前天去上海宝钢了。他毫不犹豫，立即又乘上北京开往上海的特快。到了上海宝钢，找到了副部长，谁知全国几家有名的设计院人员，为抢这一工程设计早跑在他的前面，捷足先登了。

大家包围着副部长，争吵不休。

“这高速线材是西德‘西马克公司’和意大利‘庇央特公司’联合设制的八十年代的最新设备，你们小小的马鞍山设计院能吃得下吗？据我们知道，你这几十年一直呆在西南的山沟沟里……”

言下之意，你傅锡寿是个土包子，承接不了这项尖端工程。

傅锡寿并没被这盛气凌人的话吓退。他先是一阵朗朗笑声，然后就摊开资料，数据，并向兄弟设计院同仁说起古代“赵襄王御马”的故事，竞赛的胜与负不能完全受客观条件的束缚，要看是否竭尽全力发挥自己技术优势。马鞍山设计院虽说是个“小六子”，技术力量在十年浩劫中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如果能够把这项尖端工程设计任务下达给他们，一定会点燃起技术人员心灵之火。何况，马鞍山设计院并不是没有“千里马”，对洋玩艺也并不十分陌生。外国八十年代科学技术发展虽以电脑控制为代表，但它的起源依然离不掉原来的规律。至于我个人，虽然才疏学浅，能力有限，但我敢于代表马钢设计院来争这项尖端工程，就说明了我的信心。他的一番侃侃而谈，终于说服了副部长。

他看问题谈妥，心里高兴。宝钢——这个八十年代中国钢铁的宠儿，多方面技术来自外国，自己在山沟沟里转了几十年，是有些赶不上，何不借此机会，来嚼一嚼“洋玩艺”的味道，于是，他健步登上5000立方米的巨型高炉顶端，一样一样考察，所看之处，并不觉得自己“知识老化”，他信心更足了。回到马鞍山之后，他觉得首要问题，不是能不能完成高速线材厂的设计任务，而是如何实现经济体制改革、调动技术队伍的积极性。

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重大决策变化时，无疑会想到这一问题。他在冶金设计领域滚了几十年，深感大锅饭，“划地为牢”，种种体制上的弊端，象一根根绳索捆住了大家的手脚，马鞍山设计院也不例外。许多工程师英雄无用武之地，整天呆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这种人才浪费的现象，严重地挫伤了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老傅决定抓住高速线材工厂设计的时机，迈开改革步伐。

一个科室一个科室调查；

一个专家一个专家交谈；

一次会议一次会议分析。

他象个教师，站在讲台上，面对全院负责同志和专家，背靠一块大黑板，拿着粉笔，把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演绎成一道道试题，分析它的可行性、具体性。他的缜密思考和准确的演算，终于沟通了全院同志的心声。大家脱口呼出：

“打破大锅饭，自己养活自己！”

“打破设计‘地牢’，到全国去抢工程！”

“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马鞍山钢铁设计院沸腾起来了。那些长期蛰居于书房，过惯了平静淡漠生活的高级工程师、专家，多年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经过傅院长的动员，都坐不住了。老傅太了解他们了。这些人，当年也曾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吃过牛排面包留过洋。有些人是五十年代冒着风险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的。他们不仅专业知识十分丰富，而且通过外国科技杂志和其他途径，时刻跟踪外国科技步伐。当老傅讲到在宝山某些老大哥设计院同志去用什么西德西马克、意大利庇央特吓唬他时，他们一个个跳了起来：“洋墨水也不是没喝过！尽管它千变万化，万变不离其宗，原理没变，只要我们肯学习，洋老虎的屁股也敢摸！”

在经济困难情况下，老傅带着一行专家，去西德考察、学习，只用一年时间，高速线材厂的总体设计就搞出来了。另外，分头组成的小分队，去全国抢工程，也都不断传来喜讯。依赖拨款，坐吃山空的局面很快就扭转了。

说到这里，一位工程师指着窗外一幢十六层的宿舍大楼，向我们介绍说：

这是马鞍山目前最高的一幢大楼，建成之后，将作为钢铁设

计院的职工宿舍。建造这座大楼的费用就是这几年抢工程赚来的钱。有人开玩笑地说，这是傅锡寿来到马鞍山的丰碑。当然，这种说法，傅哈哈是不爱听的。他不喜欢别人阿谀奉迎，相反，他对专家倒是“奉迎”的。就拿知识分子最敏感的坐车待遇来说，老傅很理解，从不认为自己当了院长就有资格心安理得乘坐小汽车。有一次，他爱人王志英从北京回来，带着孩子、包袱，事先打电报要他去车站接，他却骑着自行车去了。对待年老工程师的外出，则总是亲自调拨汽车接送。有一次，几位工程师去慈湖工作，办公室派车，司机磨菇。老傅知道了，从五楼一口气跑到小车驾驶班，严肃地批评了司机，并责令：“不但要送他们去，还要守在那里，他们什么时候工作结束，什么时候接他们回来！”

这是一件小事，但小事里反映出一种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精神。

可惜老傅在设计院工作的时间太短，刚把一个散了摊的设计院理出头绪，牵上正道，就被调到马钢主持工作去了。

三 坐在我们面前的傅锡寿

1987年春天的一个怡静的夜晚，玉兰花正散发着浓郁温馨，草地一片茵绿，雨山湖波光漾漾，月色溶溶，我们在马钢公司外宾招待所见到了傅锡寿同志，这是我们与傅锡寿同志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1986年元月，那是他住院，在病房里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没有交谈什么，事隔一年，当他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时，觉得他比上一次健壮多了。他那爽朗的笑声从走廊那一头一直响到房间里。他身体粗壮结实，精神抖擞，一副茶色边框眼镜，使他那张长方形的脸更增添了几分学者风度，质朴中

流露坦然，端庄中不失诙谐，见到我，紧握着我的手乐呵呵地笑着说：

“实在抱歉，上次住院，没很好接待；这一次又让你们等了好几天，……”

他的秘书在一边解释说：“刚才傅经理还在和日本人谈生意！你们来了，他一直惦念着，总想找个宽裕时间，好好和你们谈谈！”

“我很希望能和文学家谈谈。你们在我周围找了不少人，大概他们也都向你介绍了。我也是喜欢文学的，不是沽名钓誉，倒是想和文学界交交朋友。我们搞工程搞企业的，很想多得到人们的理解。一个大企业，十多万职工，也确实有许多人和事是可以进入文学作品的。目前，我们钢铁企业似乎在文学作品中变成了死角，这倒是值得惋惜的！”

傅锡寿对人真诚恳切。他开门见山地要求文学家的理解。这种思想境界就非同一般，能够理解别人同时也要求别人理解，这就是人类心灵互相渗透的文明象征，也是一种文化素质的体现。他是知识分子，并没把文学看成只有一种吹捧功能。他对文学的要求只是理解，要求理解什么呢？

谈话由浅到深，逐渐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把马钢的建设看成三个阶段，也就是分成三个台阶，这种阶段论无疑也是概括整个中国建设的。历史逶迤曲折地走了几十年，只有到了第三个台阶，人们才发现知识的力量，才把真正的专家推到企业的领导位置上，使企业的发展符合历史轨迹。

马钢到目前为止只有年产量 200 万吨钢的水平。这点成就也是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才取得的。马钢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设备能力，赶超国际水平，把钢产量再翻一番，达到 400 万吨完